

那一场爱情的火

方冠晴

一支红烛，两张笑脸，四目相对，脉脉含情。

语钦要为结婚两周年做一个电子相册，她将这张洞洞房的照片放进相册的首页。看着照片，幸福感就像那支红烛，将光亮一直照到了她的心里。

她和郑晨的相识，其实很偶然。她去见一个客户，出租车却堵在了南薰门桥。与客户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而高德地图显示前方一片红。她只能中途下车，茫然四顾间，看到了那个有些斯文瘦弱的小伙子，骑一辆黑色的钱江摩托，在车流的缝隙里自如穿行。她顾不得矜持，拦住他，求他载她一程。他略作踌躇，打开车尾的工具箱，取出一顶头盔，递给她。

他就是郑晨。就这样，他俩认识了，加了微信。为表感谢，事后她请他吃饭。他回请。于是，微信里聊天，现实里见面，吃饭、看电影、逛公园……恋爱这本书，被破开了封塑，揭开了封皮。

其实郑晨并不符合语钦找对象的条件，父母要求她嫁一个有房有车的六安本地人。郑晨是重庆人，在六安一家公司当普通职员，住出租屋。车嘛，万把块钱的钱江摩托。

语钦的内心很纠结，很矛盾，不知道这场恋爱要不要谈下去。
2022年8月22日，是语钦的二十六岁生日。她有一帮子闺蜜，闺蜜们过生日有一

套固定流程：晚上请大家吃饭、K歌，由男友买单，提前两天，语钦就将这套房告诉了郑晨。她知道郑晨的经济条件并不好，不想给他负担，打定主意，事后将郑晨花的钱补给他，只需要他撑个场面。

可生日那天早晨，郑晨打来电话，说没办法陪她过生日。理由呢？重庆缙云山发生了山火，他得回家去救火。

这算什么理由？她起初惊诧，继而有些明白了，钱，他舍不得为她买单花钱，找了个借口。她一言不发挂断电话。郑晨再来电话，她不接。随后郑晨来公司找她，捧着一束玫瑰，说着生日快乐。她只问了一句话：“你们重庆没有消防队吗？”

郑晨结结巴巴：“你不知道，火太大了，救不过来。我终究是重庆的崽儿，家乡有难，我……”

他将那束花扔给他：“你走吧，我们分手！”

他迟疑着，舔着嘴唇，最终还是跨上摩托车，走了。

那晚生日宴后，她请闺蜜们K歌，含泪唱了一首范玮琪的《拜拜》：“就让一句拜拜，交换未来……”她将郑晨的电话、微信全拉黑了。

第二天，关于重庆山火的报道铺天盖地，她这才知道，郑晨所言不虚，重庆的山火确实猛烈，消防队根本控制不住，当地许多民众自发上山救火。

但这不是理由。郑晨家在重庆市区，山火再大，危及不了他家。她落莫冷笑。

自媒体时代，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。第三天，她看到一位博主的爆料：为了保护有“植物物种基因库”之称的缙云山，消防员和志愿者们日夜奋战在灭火第一线，已有两名消防员和一名志愿者牺牲，那两名志愿者是不远千里从外地赶回来救火的……

语钦的心脏一阵紧缩。不远千里赶回去救火，这说的不就是郑晨吗？她的手有点抖，将郑晨的电话号码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打电话。但对方关机。她一直打，一直是关机。她骇住了，不好的预感像洪水一样冲刷着她的内心，她有些后悔不该说分手的话，他出事，会不会因为她的话刺激了他……

她疯狂地在网上找有关重庆山火的消息，第二天，再也忍不住，奔向了火车站。

她是半夜到的重庆。她想去看缙云山，但通向缙云山的道路已经管制，一车车的人和物资，都是去灭火的。一直到早晨，她才打上一辆出租车。车到山脚下，前面已没路，她看到大批大批的人从山上下来，提油锯的，扛锄头的，背灭火器材的。大家疲惫不堪，但脸上洋溢着笑意，都在说，灭了，五天啊，山终于灭了。

火灭了？语钦站在路边，目光在人群中搜寻，没有郑晨，一直没有。人群快过完了，她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，看来，郑晨真的出事了！她拦住一位森林消防队员，语无

伦次地问。消防员说：“胡扯！那些都是谣言！这次灭火，没有人员伤亡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的一颗心，踏实了些，“那，郑晨呢？您见过他吗？瘦瘦的，和您差不多高，从六安赶回来救火的。”

“六安回来的，莫不是那崽儿吧？志愿者里有个崽儿骑的摩托车，是皖N牌照。山上通不了车，救援人员和物资都是靠摩托车从林中小道转运，那崽儿四天四夜没合眼。刚才下山，他实在扛不住，说要倒在路边睡一会儿。”

消防员往山上指。她便往山上跑。跑得快喘不上气的时候，她终于看到郑晨的那辆摩托车，停在林间的土路上，而人却躺在路边的草丛里，蓬头垢面，呼呼大睡。一个提着油锯的大叔在旁边守着他们。

刹那间，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
事后她才知道，郑晨那天没买到回重庆的火车票，一千多公里的路程，是骑着摩托车一路狂奔回去的，一回到家乡就投身救灾第一线，没日没夜，连给手机充电的时间都抽不出。

那年冬天，语钦毅然决然嫁给了郑晨。起初，父母还阻挠，语钦只用一句话说服了父母：“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必有家庭责任感，一个人对家乡如此热爱，又怎会不热爱家庭？对于婚姻来说，爱家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翻看着相册里的那些照片，语钦觉得那一场山火其实是一场爱情的火，让她真正了解了郑晨，也了解自己的内心，从而让爱情之光照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

案上有山色
耳畔轻溪音
凝目心头痛
方寸蕴大千

雨中/盆景艺术

想念家乡的红杜鹃

李升霞

家乡飘雪的时候，我坐上了开往深圳的列车，一路向南。

从睡梦中醒来，列车已将我 from 隆冬穿越到春天，脱下厚重的冬衣，就像蜕了层厚厚的壳，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。大深圳，我来了！因为这里有我的骨肉亲情，亲切感油然而生，很快便融入了她的怀抱。

深圳人才公园，抬脚即至，入口处竖着一组模型，走近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一句“我是深圳人”，窃笑，在心里对它说：我不是深圳人，但我可以和你留个影。

在春节的庆典中，去市民中心看灯光秀，其震撼是无以言说的奢华，突然，灯光秀出一排巨大的汉字，在超高楼上游走：“来了就是深圳人！”顿时觉得深圳是个好有爱的地方啊！

无所事事，整天在手机上搜寻去哪儿遛自己。沿着海边长廊徒步，骑行，去深圳湾看海鸥，去莲花山看邓小平雕像，去逛浪漫的大梅沙，去香港得大喊大叫，洁白的公主裙像蝴蝶飘飞的翅膀，在花丛中飞飞停停，惹得许多游客把她们当景致。

那座凌空吊桥，将杜鹃从此岸牵引到彼岸，当我们走上那晃悠悠的小桥时，大点的娃儿，撒手便跑到桥中段，突然停下，扶着桥边的绳索网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里，顺着她的目光，我也看到花儿倒映，碧水染红霞，甚是惊艳！

满坡的红杜鹃，扯住游人的脚步，一群群衣着光鲜的人，藏在花下，与花争艳。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赏花之旅，大人孩子都是乐在其中。

朋友圈里，又有人晒太平山了。让我想起去年和姐妹一起去那里游玩的情景，我开着姐姐家的车越野，在那七弯八拐的盘山公路上直冲云霄。

停车拾级而上，一路鲜花相伴，攀至山顶，只缘身在花丛中。山顶的亭子，像是太平山红色帽冠上点缀的一颗珍珠。站在那里，目极之处，云飘

鸣。”

看到朋友发圈图：手握一把兰花，我就给她来一句：“好香啊！如果配枝杜鹃花更完美了！”

看到妹妹掌上摊开红艳艳的野果子，只问了一句：“酸吗？”不等回复，立即口中生津，差点垂涎三尺！眼前浮现的就是那一丛丛红杜鹃旁立着一株张牙舞爪的野果树，树上挂着一串串红色的果实，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往舌尖上涌来。那便是老家山小小时候春天赋予孩子们最好的礼物。

今天又有人问我：“再不回来，花儿都要谢了！”

耳边就飘来那一句“你看那花儿都谢了……”的歌词，心里又涌起阵阵思绪。

家乡金寨最早开的杜鹃应该是铁冲杜鹃岭，已到了盛花期，记得去年，我们姐仨带着两个一、两岁的娃娃去那里玩，满山的花让两个小屁儿兴奋得大喊大叫，洁白的公主裙像蝴蝶飘飞的翅膀，在花丛中飞飞停停，惹得许多游客把她们当景致。

那座凌空吊桥，将杜鹃从此岸牵引到彼岸，当我们走上那晃悠悠的小桥时，大点的娃儿，撒手便跑到桥中段，突然停下，扶着桥边的绳索网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里，顺着她的目光，我也看到花儿的倒映，碧水染红霞，甚是惊艳！

满坡的红杜鹃，扯住游人的脚步，一群群衣着光鲜的人，藏在花下，与花争艳。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赏花之旅，大人孩子都是乐在其中。

朋友圈里，又有人晒太平山了。让我想起去年和姐妹一起去那里游玩的情景，我开着姐姐家的车越野，在那七弯八拐的盘山公路上直冲云霄。

停车拾级而上，一路鲜花相伴，攀至山顶，只缘身在花丛中。山顶的亭子，像是太平山红色帽冠上点缀的一颗珍珠。站在那里，目极之处，云飘

雾绕，整片红色山顶，宛如挂在天上的云霞。竖立在亭子边的牌子上，写着一句：“我在太平山很想你！”那才是献给所有游客最为亲切的情话。

花丛里，不仅留有我们的倩影，还留有我们的歌声：“岭上开遍哟，映山红……”歌声似附着在杜鹃树上的精灵，走到哪里都能听见。当我温柔地抚摸一朵花的时候，就想变成一棵杜鹃树，根植在万万千千的花丛里，哪怕变成一枚小小的花瓣，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，亦是美丽的梦想……

下山时，盘山公路落差让人腿肚打颤，那种刺激至今难忘。

虽然看了深圳梧桐山的十里杜鹃，但我深深怀疑，那都是人工种植的杜鹃，虽美丽妖娆，却看不到野生杜鹃的那种苍劲有力、曲折昂扬的枝干，是一种柔弱的美，就像人们唇上涂抹的口红，只能给人一种装扮的感觉，在芸芸众生中，很快就会淹没，就会遗忘。

我依旧特别想念太平山那漫山红遍的红杜鹃，那一丛丛，从山顶到山腰，铺天盖地的红，容不得杂色浸染，那才是“将军红，金色摇篮”里开出的最靓的、最纯正的金寨红，也是最纯粹、最坚毅、最完美的色彩。

金寨马鬃岭、摸云山的红杜鹃也要陆续绽放了么？那是金寨留给春天谢幕时最后的一抹红，那将是我梦里到达的地方……

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643885541@qq.com

弹片

刘平

腰上那块弹片折磨了老头子几十年。天气一变腰就疼，疼得难受。有时候天气好好的腰也疼，只是疼得没那么厉害。弹片是解放海南岛时留下的，那时候条件有限，身上的其它四块弹片都取出来了，就这一块位置特殊，没办法取出来。十多年后又去医院，一番检查后医生说：“不能取了。”弹片就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

为了减轻老头子的痛苦，老婆子想了很多办法。她开始用热毛巾敷在老头子腰眼上，敷一阵就问：“好些没有？”老头子趴在床上说：“好些了。”其实疼一点也没有减轻，老头子是在安慰老婆子。他知道如果自己疼，老婆子心里也很难受。

后来老婆子又给老头子按摩，动作很轻柔。一边按摩，老婆子说：“感觉如何？”老婆子很希望老头子说“好些了”，片刻，趴在床上的老头子果然说：“好些了。”其实，老头子还是安慰老婆子的。

腰疼的时候，不管老婆子给他用热毛巾敷、按摩或做别的什么，老头子都很听话、从不拒绝。一来宽老婆子的心，二来对自己也是心理安慰。有时候见老头子疼得特别厉害，老婆子就“吧嗒吧嗒”掉眼泪，说：“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吃一片止痛药吧。”但老头子每次都拒绝了，他担心经常吃止痛药会上瘾。老婆子说：“可您疼成这样，恼火呀！”老头子咬咬牙说：“老子枪林弹雨都不怕，这点疼算啥？”老婆子就用热毛巾给他敷腰眼，然后又给他按摩。出门溜达的时候，老头子手里总拄着一根拐杖。也许是那块弹片的缘故，老婆子感觉他走路越来越吃力。恼火的是，有时候走着走着，腰突然就疼起来了。老婆子说：“买辆轮椅吧。”老头子说：“买轮椅干啥？”老婆子说：“您坐，我推您。”老头子说：“您都八十一岁了。”老婆子说：“我推得动。”老头子不同意买，老婆子还是背着他把轮椅买回来了。出门溜达，老婆子就用轮椅推着老头子，走累了，就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阵。看着老婆子一口口喘气，老头子说：“我走得动，您偏要推，累成这样。”老婆子笑着说：“就当锻炼身体了。”

春天的一天，老婆子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左小腿骨裂住进了医院。儿子媳妇上班忙，给她雇了个护工。老头子几乎每天都要坐六站公交车去医院看看，老婆子说：“那么远，您别来了。”老头子说：“看见您我心里才踏实。”说几句话，老婆子就问：“腰疼过没有？”老头子说：“您操心那么多心干啥？安心养伤。”老婆子说：“您那腰，我能不操心吗？”

那天上午，天空本来阳光灿烂的，可十点过的时候突然阴了。老婆子知道天气要变，心里一紧，马上拿出手机给老头子打电话：“老头子！天气要变了，腰又疼了吧？疼得厉害不？”手机里传来老头子的声音：“没疼。”老婆子心里“咯噔”一下说：“怎么会没疼啊？您别骗我了。实在忍不住，就吃一片止痛药吧，在左边床头柜抽屉里。”老头子说：“真的没疼。”沉默片刻又说：“这次也不知道咋的，天气变了，也没疼。”老婆子知道老头子在骗她，他那腰疼，一直都是比天气预报还准。

老头子确实是在骗老婆子。那次，他的腰疼得比以往都厉害。但老头子还是没有吃止痛药，他用心理转移的办法对付剧烈的疼痛。他想在战场上跟敌人拼刺刀、想解放海南岛的一次战斗中二连长被炮弹炸飞了一条腿、想……就这样，老头子扛过去了。老头子的思绪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时候，老婆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“吧嗒吧嗒”掉眼泪。

那天，老头子没去医院。老婆子知道他不会去。腿伤康复回到家里，老婆子说：“老头子呀！我不在家，您遭罪了。”老头子笑了笑说：“没遭罪，只是担心您。”老婆子的眼眼有些湿润，说：“唉！遭再大的罪您也不说。”老头子没说啥，只是看着老婆子笑。

两年后的秋天，老头子走了。送去火化的时候，老婆子吩咐儿子：“把你爸身上的弹片捡回来。”弹片送到老婆子手里，有拇指甲盖大小，黑黢黢的。抚摸着那块弹片，老婆子泪如雨下，弹片上有老头子的血肉、老头子的生命……

老婆子一直保存着那块弹片，有时候想起了就拿出来看看。这天上午，老婆子又把弹片拿出来，她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抚摸着弹片，目光落在墙上老头子的遗像上，嘴里“喃喃咕咕”说了一句话：“老头子啊！弹片取出来了，您就再也不会疼了……”说着，眼眶就红了。



风，在槐树的怀抱徜徉着，一只疲倦的蜻蜓慢慢地煽动翅膀，想要飞翔。

我也渴望早一点到达雅集之地，可路上较堵，车子走走停停，心，有些痒痒，手，有些无聊，想响手机的语音：又心，可否骑车到我办公室替我取会上用的文件包？

又心，是一个爽朗的青年，在文史的海洋用心博浪，采摘了无数美丽的浪花。他腼腆地说：“我已在楼下等您了。”

见时，我被误时搞得焦虑的情绪，似乎正要高声说话，是他真诚友善的笑容，溶解了我的心头些许不快。

他是代替林徽因，到我的办公室索取由我代购的分享会专用的文件包。我们在楼下分手时，他瞅了一下电瓶车，“王老师，可要带你去？”我也看了一下那辆可怜的“瘦毛驴”：“你先去！”我们相视莞尔一笑。

会场，岂是简单的文化活动的复制，而是构建了三重独特的文化坐标：通过诗与诗的对话，实现传统美学的当代表达；借助精心营造的场景，唤醒沉睡的文化基因；依托省民俗学会的平台赋能，探索文化遗产（格律诗）的活态传承新路径。

或是朗诵热爱者们通过精彩的朗诵，将堪为“史诗”的作品生动呈现，让现场分享者深切感受到诗词的韵律之美；或是读诗般的得失发表见仁见智的高论。分享会创新性地将个人写作体验为文化体验空间，使生活感悟变身诗意栖居地，开创了“诗与生活融合”的新范式。

他，独领风骚，在诗集《四时飞雪》的扉页写下美妙的句子，或是感恩，或是感悟，或是祝福，或是期待……特别是那独具风采的印章，青年书画家盛向东赠送的一幅《清风无闲时》，可谓锦上添花，见证别样的友情，很醇厚。

塞北归雁醉自吟唱：今天，我们以诗为舟，以情为帆，畅游于诗歌的江河，在浸润着民俗风情的土地上，让诗词穿越时空，让真情焕发生机。今天的雅集，既有花摇曳的人性之美，又有酒香浸润的人文之思，让声音与自然同构，让心灵与历史同行……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，更是一粒火种，点燃我们心底的文学，唤回我们对生活的深情。

我为城西桥人的感唱而打心自问：祝福林徽因，年轻时出版诗集，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这光有他的内心之光、时代之光、师友之光，而点燃之光的是“谁”？

我的心速似乎正在变换，诗歌、文学以“空境”为意境，或为佳品。我们在经历生活坎坷和人生变故之后，内心逐渐归于恬淡、超然。

王维《山居秋暝》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。”是描写雨后空山景致的诗境，诗人提笔便落下了“空山”，使人联想到的死寂无光的山穹，可是让人意外的诗人笔下的空山，非但不空反而意趣横生，尽展一片纯明洁净之态……

在繁花时代，若独自读诗，邂逅好诗，往往带着生命的脉动，将自己的诗心置于花鸟山水中，一丝一缕化为绕指柔，目光所到便会开出莲花，看到空山。

在不是空山却似是空山，遇见一只蝴蝶正在慢慢靠近，这就是这场分享会的心境。



牙膏的故事

陈家勇

下昼，石头在家门口的稻床上弯腰低头用水和泥做泥巴蛋子玩。石头穿着蓝色家织布缝制的汗褂儿和裤头，汗褂儿后背烂了，裂开个长口子。

老槐树上知了一声尖叫，飞走了，石头后背一凉，知了的一泡尿落背上了。一阵急促的唧唧唧唧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身后跑过一个赤脚的儿。他扭头一看，是牛子，大声问，牛子你跑什么？牛子回头答，到大王庙当红军，说完继续跑。石头追问，当红军干啥？跑远的牛子丢下一句话，当红军有玉米粑粑吃。石头站起来，高喊，等等我，我也去当红军。他也不管家里的大门了，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，家里没有吃的。

大王庙门口征兵的红军收下了牛子，不收石头，牛子十五岁，算半大小伙子；石头才十二岁，又瘦又小，红军叫他回家。集合号吹响了，部队接到作战任务，直奔一个大镇，到达镇外先隐蔽起来，天亮后同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攻击，歼灭镇上的一个连国民党守军。牛子悄悄地塞给石头两个玉米粑粑一双草鞋。

石头没有回家，暗地里跟着队伍，队尾的红军战士发现的时候，已不能叫其单独回家，夜黑山大地，遇上野兽性命不保，只好先带上，打完仗，送他回家。

战斗很快结束，国民党兵一个没逃掉，军官是在一家百货铺子里抓到的。百货铺子老板不知躲到哪去了，牛子背着长枪同几个红军战士正在一扇一扇地上铺子的大门，铺子里面传出一个人的哭声，听声音像是一个孩子在哭，循声找去，铺子后面的仓库里发现了嚎啕大哭的石头。石头满嘴满脸白沫，举手顿足哭叫，我活不成了，我要死了，我撞到鬼了。牛子红军战士们见状先是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，笑完又都摸脑袋，都想，这小孩怎么了？羊角疯？不是！羊角疯都倒在地不醒人事，难道真撞到鬼了？一个红军战士急忙出去找卫生员。

女卫生员来了，看到石头手上握着一个东西，笑了。她端来半瓢凉水，叫石头喝一口，不要咽，吐出来。石头听话地一喝一吐，嘴里的白沫少了许多，赶忙再喝再吐，几口之后，白沫尽失，嘿嘿，笑了。女卫生员对石头讲，你手上拿的是牙膏，不是糖。又讲，牙膏是有钱人刷牙用的，它可以保护牙齿。

集合号响了，部队要马上撤离，国民党援兵赶来了。

部队撤离后并没有返回大王庙，而是去攻占县城。县城的守军大部被抽调去支援镇上的国民党军队，县城空虚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红军部队围住县城后，出现一个预料不到的情况，县城只准出，不准进。攻打县城是一个新增加的作战计划，什么时间部队发起攻击，城内的地下党不知道，无法里应外合。年轻英俊的总指挥一行来到靠近城门的隐蔽地带。总指挥用望远镜观察城门口的情况，城门只准出，不准进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任何人进不了城。

牛子参加的队伍是前沿部队。牛子离总指挥很近，能看清其焦急的面孔。石头蹲在牛子旁边的地上，用一根狗尾巴草摆弄着一只大蚂蚁。大蚂蚁跑不掉，急得晕头转向，石头兀自窃喜。总指挥放下望远镜，掏出怀表看一下，自言自语，现在是午后二点二十分，三点钟部队发起攻击，城内的地下党怎么样才能起到作战指令？指令要口头传达给城内的一个部中。部中背着药箱就坐在城门外路旁的一个石条上。他不能出来，出来就进不去了。想什么办法呢？没有城内地下党的配合，部队强攻将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总指挥绞尽脑汁思考。

石头扔掉狗尾巴草，快速跑出去，跑上大路。总指挥一惊，问，哪来的孩子？牛子忙讲，大王庙的。总指挥拿望远镜盯上石头，石头跑到城门外的人群处停住了，稍候，他摇摇晃晃走到城门口，一个端枪的国民党兵正要制止，他身子一歪倒在地上，身子在地上抽搐，嘴上沾着白沫。国民党兵见状不知所措，背着药箱的部中跑过来，弯腰一探石头的鼻息，随即俯身抱起石头，对国民党兵讲了句什么。国民党兵慌忙捂着鼻子让到一旁，部中抱起石头消失在城门洞里。总指挥放下望远镜，若有所思地笑了，紧接着发布命令，所有部队，三点钟攻城。

红军攻下县城后，总指挥来找石头。石头躲到牛子身后，扑闪着大眼睛，怯怯地讲，我不回家。总指挥一笑，讲，谁敢叫你回家？你已是32师的红军战士。真的？石头一下跑到总指挥面前。警卫员插话，师长的话还有假！石头双手握着手中的牙膏笑了。

总指挥伸手摸摸石头的头，赞道，真机灵！牙膏让你派上了大用场，哈哈哈哈哈。

集合号响了……

